建乎于中，风清云淡：我眼里的高建中老师

今年夏天对我有特殊的意义，因为北京的一个演讲邀请，我在国内逗留到八月中旬，时间超出了以往任何一年，而恰恰是这一机缘，让我得以第一次参加大学同学数年才有一次的聚会。今年是我们入学四十周年纪念，日子定在 8 月 10 日，恰逢台风“利其马”来袭。和往年一样，这次邀请了多位老师，高老师自然不会缺席。可惜当天他家里管道漏水，无法出席十日的“全会”。好在第二天天气晴好，我们三班同学把他接到中山公园的御花园餐厅和大家一起聚餐，享受了一次超规格的“闭园接待”。经过了昨天大雨的洗刷，公园内绿意盎然，阳光灿烂。

我们上三年级时，高建中老师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。记得最开始他上了我们年级的古典文学史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高老师每次走进文史楼二楼的大教室，头发一定是梳得一丝不乱。高老师的讲课，不急不躁，有板有眼，思路清晰连贯，姿态高而不傲。高老师的板书字迹挺拔，标点符号也是一丝不苟。

高老师后来做了我们的班主任，尤其是带我们到市六中学实习，就有了和高老师直接的交往。实习中有两件事现在依然记得。一件是上讲台讲课前的“彩排”或“路演”。我试讲后高老师请大家评议。同学们和学校带平心和我的钱洪涛老师都给予了肯定。高老师最后一个发表他的意见。他的基本评价是我对课文的分析虽然搭建了些框架，但没有直击要点，有隔靴搔痒之嫌。高老师的评审风格没有客套的铺垫，有一说一，直击要害。另一件事是，有一次跟班主任钱老师谈话后离开办公室在下楼的楼道上，我用了“老大” 来称呼钱老师。高老师马上说道“伊是老大啊？”“老大”（上海话读作“老嘟”）这个称呼在上海话里带有江湖气， 我对实习学校老师的随意称呼，显然有失尊敬。但高老师的提示，让我意识到，尊敬尊重一个人不是看你当面对人怎样，而是看你背后对人怎样。

高老师在实习的那些日子里每天坐镇办公室，对每个同学的实习状况了如指掌。实习学校市六中学的老师最后都啧啧称赞。高老师事后说他的任务就是确保所有实习同学的实习能顺利过关，确保我们这些实习教师不会因为是学生而遭怠慢或刁难。这显示了高老师的另一面，他是有他自己的 politics （政治技巧）。实习同学到了校外一个陌生环境，老师的任务之一是保护他们。高老师做得很到位，很体面的，最后双方都感到结局圆满。钱老师日后也成了我和平心的朋友。

大学四年中还有一件事是我的毕业论文，我用了中国美学的“意境”概念去分析屠格涅夫《贵族之家》的场景。我写完请高老师提批评建议。 虽然我的论证欠充分，高老师对这篇东西立论有新意这点还是肯定的。从他对同学的评价看，高老师的眼睛还是比较“毒”的，他擅于看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。高老师给所有三班同学的毕业留言是“寸有所短，尺有所长”。高老师的解释是，当时看到毕业的同学中有踌躇满志的，也有比较迷茫的，所以用这句古语提醒同学，当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时要能看到自己长处，当自己洋洋得意时能看到自己不足。有自信，又有自省，必有所成。我觉得这是高老师的儒家风范。

2013 年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时，我已返美，错过了机会，但听平心说高老师给了同学九个字："站得住，看的透，放得下"。这次中山公园的三班聚会上，高老师又旧话重提。高老师解释，"站得住"，要点不是站得高，站得正，而是站得"住"。我理解，高老师强调的不是德性高低，而是自持力，所谓能否 hold 得住自己。"看得透"，高老师说是"透"，不是简单的"清"；我理解，"看清"的是事态、真相，"看透"的是人性、情理。"放得下"则是能"舍"，能"去留无意"，这点说说简单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高老师今年的讲话，让这九个字的意味更加清晰。

高老师在三班聚会还表达了他的人生感慨，他说与我们年级同学在八十年代的交集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场合不可重复，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经历和体验，弥足珍贵 。确实，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学生，和上面的 77,78 和后面的 80,81 级很不一样。我在《2015 夏的交响》一文里写道：

"79 级的学生是最多样的，从大叔级到小屁孩都有。我们之后，进入了清一色中学应届生的格局。79 级学生大部分是文革中野蛮生长的一代。我们"任性"，可以任性到拒绝入党。 77 级和 78 级带着上山下乡老知青的深刻烙印。高老师说，77 级 78 级是"入世"的， 说得乃人寻味；老知青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体制的"忠诚"。 如果父母官动员你入党，岂有抗拒之理。77－78 级后来在体制里当官的也比我们 79 级以后的多得多。究其原因，是他们的教育，还有家庭背景。老三界很多人是文革前受的教育，是听到"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"那首歌会泪崩的一代。他们本身有大量是红二代，在他们的父辈被平反和官复原职后也陆陆续续考回大学。这一点 79 级并不明显。像我们班祝春亭这样的老大哥，来自社会边缘，而且不少同学的父母五十年代打成"右派"。我们结帮去"修理"食堂那个欺负我们同学的家伙，这种少不更事的冲动，77 级 78 级同学不会有"。

高老师是文革前的大学生。高老师在三班聚会上特别谈到他年轻时在北京求学的情景，还提到他对北京秋天的喜欢，他说年轻时就特别喜欢"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"这样的金句，向往一种豁达、淡定、从容的人生。高老师感慨道，人生漫长而又短暂，人生复杂而又简单；找对地方，找对方向，走自己的路，不比较，这是安身立命之道。高老师还说，他欣赏"君子之交淡如水"的交友之道，因为水是纯的，没有杂质（常常是利害关系）。我的推论，"淡"，意味着容易包容对方，而太"浓"会产生各种期待和要求，包括要求对方"完美"。这在朋友，在情人、在夫妻关系都一样（所以傅雷和朱梅馥的夫妻之道也是相敬如宾）。有距离，才能欣赏别人的优点、也更能包容别人的缺点。对同事对朋友，包括对我们这些学生，高老师总能以诚相见，从不自诩高明。

入学四十年高老师讲话的最亮点，是告诫大家不要追求"完美人生"，因为不完美的人生才是正常的，完美的人生是稀有的、甚至是可怕的。我理解，高老师的意思是"完美人生"往往不真实。人生有缺憾，恰恰更实在。高老师饭桌上私下对我说，完美人生固然好，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。我觉得，这就是高老师"看得透"和洒脱之处。

我每年回国，有机会都会去三村拜访高老师。记忆最清晰的一个话题就是我提到金沙江路这带的变化，尤其是高大上的“环球港”。高老师的反应是，上海这些吸引眼球的东西跟我们的生活其实关系不大。高老师的人生哲学，与**中国大城市的浮华**，人心的浮躁，整个社会的疯狂物欲和拜金主义， 一定是格格不入的。退休后的高老师基本形同隐士，过着清静而自律的生活，不用“微信”，远离世俗的嘈杂与骚扰。我偶然也会在谈话中触及时政，感叹光鲜的城市外表下，人的素质未见改善。高老师说中国的“国民性”有好的一面（是吃苦耐劳？），但也有“劣根性”的一面。高老师往往点到为止。我想，他一定赞同鲁迅对阿 Q 的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吧，但他不会像鲁迅那样尖刻和悲观。

我和平心在实习中曾去高老师的“老宅”拜访他，他住复兴东路区域内的一条小街“三牌楼路”，记忆里是一幢普通石库门房子的二楼。南市一带，从城隍庙到陆家浜路，是上海的“老城厢”，上海本地原住民的居处，明嘉靖年间（17 世纪中叶）已设城门。和大部分移民上海的后来者相比，高老师的上海话里还保留了一些已经失传的上海方言用语，高老师显然保留了上海人有条不紊的行事方式，包括上海人骨子深处的“不求人”的自由主义做派。但高老师又在京城的中国第一师范学堂（北京师范大学）浸润多年，所以他在学术和为人上兼容了帝都魔都两种文化。京派严谨精深，海派兼收并蓄。治学上高老师偏向京派，为人上高老师似乎更为包容。但是在社会政治领域，我自忖高老师会偏向保守的自由主义，不左不右。记得他说过，他更适合于生活在宋朝；那时的中国人，崇尚一种从容而有品味的生活。

如此回头看“站得住，看得透，放得下”这九字箴言，它凝聚了儒道释的精华，追求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由境界，可免于为物为情所困。高老师的处世之道也尽显其中：品性的长与短、人际的争与不争，利益的舍与得，友情的淡与浓，高老师均能顾及两端而执守于中；风清云淡，然又心怀悲悯，体恤后生，是乃先生之风，君子之谓。当我辈陆续步入老年时，这九字是高老师给我们的最好礼物。

戴耘 2019 年 9 月 10 日成稿于纽约州家中